龙书金将军:断臂沙场未下鞍

——开国将军抗战录

吴东峰

1994年9月17日,我在广州采访了龙书金将军。龙书金将军左臂短。因中弹断骨,仅以筋皮相连,似瓜蔓,能左右旋转;似弹簧,能上下伸缩。而五指灵活,运用自如。故人称"短臂将军"。将军八十高龄,眼不花,耳不聋,穿针引线,种菜浇花,皆自己动手,羡煞后生辈也。

1939年3月,龙书金将军率部于鲁北陵县大宗家与日军激战,左臂中弹负伤。医生告之:弹头于左上臂骨内炸开,为粉碎性骨折,急需手术治疗。术时,嘱其坐靠背椅,一护士取粗麻绳至。将军惊问:"你要捆我不成?"医生对曰:"我们没有麻药,只能用吗啡代替。它的效果不太好,怕你受不了。"龙书金将军大笑:"可知关公刮骨疗毒故事?"言毕挽袖伸臂,说:"请用刀,保证不动一下。"医生乃垫油布于臂下,取手术刀在手,割开皮肉,直至于骨。利刃到处,"吱吱"有声,血流如注。龙书金将军安坐椅上,纹丝不动。而脸上汗珠滚滚,浑身湿透。术毕,警卫员脱其衬衣,拧之,竟汗流盈盆。

手术很成功,医生说:"起码要固定三个月不能动,断骨才能接牢。"龙书金用两片小木板夹住左胳膊,再用绷带吊在脖子上。但天天行军打仗,左臂断了接,接了断,再后就不管它了,成了如今这个样子。

龙书金将军回忆,1949年初,武汉解放军总医院外科手术室。医生为将军做接骨手术,用一根钢条和四个螺丝钉铆住,但没成功,"咔嚓"一声又断了。医生说:"首长的骨头已经锈了,无法再生了,但皮和筋还连着。"忆此,将军用右手把左手送到笔者面前说:"你摸摸看,上次做手术的钢条和螺丝钉还在里面。"笔者小心翼翼地摸,心却在颤抖着。

龙书金将军打仗有悟性,机智又果断。某日,将军与几人转移中,遇日军骑兵追赶。只见后面马蹄嗒嗒,刺刀闪闪,若排山倒海而来。情形十分危急,前方有村庄、树林、山丘。将军毫不犹豫,振臂一呼:"快进树林!"遂率众进密林中。日军骑兵追至,徘徊于树林前,弃马欲进,但见树林茂密,犹豫再三,不战而退。

龙书金将军善射,百发百中。平型关大战,时任连长的龙书金将军率部攻日军一"蛇头"阵地,因其火力凶猛,久攻不下。将军上前观察,见远处一小山包上有两个日军人影,一持望远镜,一举指挥刀,似为日军指挥官。将军取套筒枪瞄准,"叭叭"两枪,两日军应声而倒。我军一冲而上,敌溃败。

抗日战争时期某日,日军出兵山东平原县扫荡。正执行任务的龙书金与警卫员闻枪声,急至某村躲避。匆忙中进了一家大户,将军回忆,此时已闻日军马蹄声。院子里有两个地窖,龙书金急将铺在窖口的枣树刺子推开,钻进地窖。进后发现窖口没关,此时,日本兵已敲门。将军心想,此命休也。忽见一双"三寸金莲",一扭一扭过来,至地窖口,停步、弯腰,将枣树刺子盖上,又闻扫把缓缓扫地声,小脚悠悠行走声,然后是"咿呀"开门声,鬼子喧哗一阵离去。又过一会儿,"三寸金莲"喊将军出窖,迎进屋,端出白面馒头招待。龙书金将军言:"我记得那天是大年初一。"

跟着元曲尝一杯清凉饮品

陈益

夏日炎炎,没有冰箱的古人怎样冰镇食品?怎样畅快淋漓地品尝消暑饮品?读《元曲三百首》,发现元人卢挚的小令【双调】《沉醉东风》之一《避暑》,透露了奥秘。"避炎君频移竹榻,趁新凉懒裹乌纱。柳影中,槐阴下,旋敲冰沉李浮瓜。"被敲碎的晶亮冰水里沉浸着新鲜瓜果,足可解渴降温。那么问题来了,酷暑中哪儿来的冰块呢?

其实,藏冰、用冰由来已久。早在周代,就专门设有"凌人",管理与冰相关的事务。到了元朝,买卖冰块甚至发展成了一门生意。只要兜里有钱,谁都可以用冰块驱避暑热。藏冰方法也不太复杂。隆冬时节将准备好的冰块运到洞穴里,洞穴在地下数米深处,四周可密闭。为方便提取,冰块之间铺设一层干净的草木或芦苇。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江南一些地方仍有储藏冰块的仓库,提供给医院等急需单位,俗称"冰厂"。

元人张可久的小令【越调】《寨儿令·湖上避暑》,与卢挚有相似的描写:"殢酒余醒,题扇才情,避暑小红亭。雁云低银甲弹筝,蔗浆寒素手调冰……"在悦耳的乐曲中,品尝佳人调制的蔗浆,凉意沁入心脾。蔗浆,是一种古人喜爱的甘甜饮品,用甘蔗汁制成,冰镇之后,可以消解内热。如果把冰蔗浆浇在奶酪和樱桃上,那就是极受欢迎的消暑甜点了。

卢挚是一个没有功名的处士,家境比较清贫。张可久则当过桐庐典史,也在昆山县做过幕僚,晚年居住于杭州,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不失优雅。他们的散曲让我们看到了彼时的社会生活状况。张可久《春日》还写到了"薔薇水酽手,荔枝浆爽口,琼花露扶头"。薔薇水是一种名贵香水,产自西域,很早就进贡中原。琼花露是用扬州大明寺泉水酿成的酒,荔枝浆则是一种水果饮品。在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盛夏,冰镇以后给人的感受十分难忘。当然,曲家在这组"鼎足对"中,借助薔薇水、荔枝浆、琼花露掺入美的想象,饮品的诗意毋庸置疑。

读过元曲的人都知道,《一枝花·不伏老》是关汉卿的一首自画像式套曲。

"我是个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玲玲一粒铜豌豆……"

其实套曲里还有一句"愿朱颜不改常依旧,花中消遣,酒内忘忧。分茶攧竹,打马藏阄。通五音六律滑熟,甚闲愁到我心头?"从中不难看出他引领时尚的艺术情趣。

值得注意的是"分茶攧竹"。攧竹,简单地说是攧动竹筒,使竹签跳出,以签上的标记,来决定彼此输赢。分茶,是从南宋传入元代的一种饮茶方式。先要将碾成细茶末的茶叶,在茶盏里调成膏状,在注入沸水时,竹制的茶筅反复均匀搅动茶膏,使茶盏内泛起雪白的乳花,呈现水纹。乳花细密且持久,水纹变幻奇妙,便意味着分茶的技艺高超。我在《元曲三百首》中读到一条注释,称分茶今已经失传,令人遗憾。谁知,不几天,一位年轻朋友发来视频,四分多钟的长度让我看到了点茶的全过程。视频精心选取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作字幕,充分展示了七汤点茶的奇妙。极有艺术气质的徽宗的极致享受,今天竟悄然焕发生命力。

传说中的分茶,正是一种点茶表演。据说高超的分茶技艺能在茶盏中描画出花鸟虫鱼山水,虽然存留时间短暂,却堪称绝妙。古人用清水在茶汤上作画,称为"茶百戏"。如今的茶人则尝试以茶膏为墨,以茶勺茶针为笔,以茶汤为纸在茶盏作画,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创新。

这勾起了我无限遐想,真的好想去宋元品尝一杯。

那一道红霞

朱木乔

7月27日,上影厂老艺术家宏霞去世。她不像有些带有网友"集体回忆"式的老演员,会引发有时显得过于喧嚣的反响;直至老人离开两天之后,才有零散的报道,没有太多的修饰,字里行间却是一位从影80年的老艺术家不平凡的一生。这对于老人来说,是幸运的,因为宏霞老师一直与世无争,她的一生,平和且幸福。

宏霞老师原名宏雯霞,从小学习舞蹈。1945年,14岁在北平影艺学院就读期间参加了电影《混江龙李俊》的拍摄,算是实习作品。1948年,宏霞又在黄宗英的帮助下进入上海昆仑影业公司,后又参与拍摄文华影业公司的经典之作《我这一辈子》,由导演、主演石挥拍板,正式进入文华影业公司。之后,宏霞老师就随着文华,并入联合电影制片厂直至上海电影制片厂,成为了上影演员剧团第一批演员。2023年,适逢上影演员剧团成立七十周年,为纪念前辈,致敬经典,由佟瑞欣团长牵头,剧团自主拍摄专题访谈《我和上影演员剧团》,第一位采访的前辈,就是剧团年龄最大、从影时间最久的宏霞老师;当时,91岁高龄的宏霞老师刚从新西兰回沪。令人惊奇的是,宏霞老师思路清晰,记忆力惊人,有一些剧团老演员,因资料太少,我只能请教宏霞老师,没想到,宏霞老师不仅能回忆起他们是哪一年进团,还能说出是什么时候调入哪家单位,有些和她熟悉的,她还能记得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。拍摄宏霞老师给予了我们巨大的信心和动力,之后,我们顺利采访了近70位影人。第一期宏霞老师的访谈推出后,收到了巨大的反响。梁波罗老师在观后说道,"觉得十分感动,希望每一期都那么精彩!"

趁热打铁,我们将这些访谈整理成文字,出版同名文集《我和上影演员剧团》。当我拜访宏霞老师,希望她在授权书上签字时,她竟然还在伏案写作。宏霞老师听见我和她打招呼,赶忙喊阿姨给我拿冷饮,还有些"得意"地告诉我,"你知道吗?我刚从医院出来!"原来,前不久宏霞老师去检查时,突然晕厥了过去,醒来之后就已躺在病床上,经过了不长时间的康复后,她又像啥事都没有一样,正常生活,每天在老式住房里上下楼,时不时通过微信转发各种有趣的视频。

纵观宏霞老师的从影经历,除了在《小康人家》《谁是被抛弃的人》中担任主角之外,大多担任配角,但她不争不抢,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还参与了译制片厂的配音,包括《勇士的奇遇》女主角;她和洪融老师等牵头,在武康路的剧团三楼自主研究译制国外电视剧,著名的《蔷薇海峡》就是由她担任译制导演,剧团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"译制"需求。作为"建团元老",宏霞老师受到特别多的关爱,不管是来自领导还是"晚辈";这些"晚辈"早已耄耋之年,见到她也要非常尊敬地喊一声"宏霞老师!"最后一次见到宏霞老师是在剧团的重阳敬老活动,我说,七十周年画册,特地将她列为顾问,感谢她帮助核实很多影人的消息。宏霞老师听了非常开心,"诶呀,我没什么水平,还能当顾问。"

得知宏霞老师去世的消息时,我身在北京,无法参与她的送别。北京刚经历暴雨的侵袭,溽暑还未消尽,然而当我走出地铁站时,我却看到乌云消退去,冲破云层的,正是那一道红霞……

我打荆州城下走过

郑友华

大约十年前,我给一所农村高中的孩子们讲郑愁予的《错误》,说到"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",学生们对"青石的街道"有些陌生。它不是乡间常见的沙土路、石子路、水泥路、柏油路,自然也就不同于沙土路的柔软、石子路的尖利、水泥路的平整、柏油路的板结,那么,走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,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?

我常常对孩子们说:语文课的外延,是需要用经历去丈量的。提及"青石的街道",我忆起与它的两次邂逅。数年前在丽江古城,宋末大研古镇的形制依然存世,街道列如棋盘,我走在青色彩花条石上,看光洁的青石板透出的温润光泽,那些裁切方正规整、铺设错落契合的条石板,越过时空,不倦地摩挲着行人的脚板,静心去聆听那古城人的步履声。我更是慨叹诗人的巧心细思,"达达",可不就是踏在石板路上的声响么?前几年在荆州古城,白天在沙市中学参加文言文教学竞赛,当晚与同事在城墙边散步,用脚步丈量着石板的悠悠岁月。荆州古城下,有蜿蜒环绕的青石小道;青石小道旁,有波光潋滟的护城河;护城河畔,有依依不舍的垂柳。流离奔波的人们,在那妩媚地招摇着的千条万条绿丝绦前,不由得暂驻行程,心生对自然万物的咏叹,那荡漾的波心,不也是萌发的诗心么?

2022年,因缘际会,我被选调来到荆州。单位就坐落在古城里,从寓所去上班,也就时时途经城墙外的青石小道,那些曾经在梦中历历的场景,竟周而复始地出现在人生某一阶段的"两点一线"中,仿佛是对泰戈尔《愿望的实现》童话的现实映射。

蓓有着一份诗意,我这样日日走过,也就不觉得枯燥和孤寂。经过某一个城垛下,看构树在砖缝里挤出一条生路,转头再看古城外密匝匝的楼群,车水马龙穿行于其间,路人为生计而奔波,突然就想到了自己的本职。语文老师能被学生记住的瞬间,也源于诗意吧?在一轮又一轮的教学中,不变的是课本,但教学设计其实应当是常教常新的。学生早已不复是当年的那班学生,老师绝不能原地踏步。长大后我就成了你,然而青出于蓝却能胜于蓝,我们都要更新迭代。和众多步于古城墙下的人一样,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枕戈待旦,奋力拥抱未来。

最近的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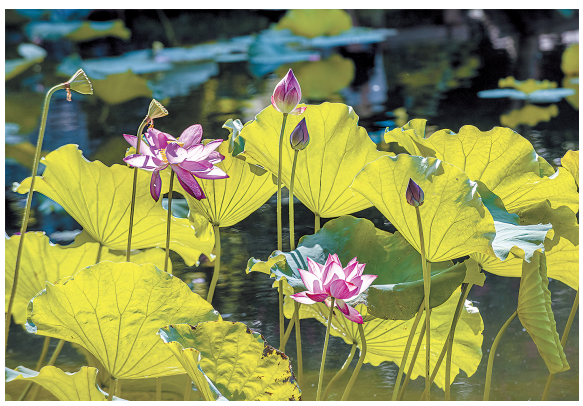
秦连鸣

翻看漫画,一幅《附近的人》觉得是当下一些老年人生活的写照:画面上,老太太问老头子和谁聊天呐?老头回答:附近的人。老太太说咱俩聊会儿呗,我不是离你更近吗?

显然,老头是在埋头手机里热聊呢。想到自己,微信里和朋友聊天时,老伴问我个事或说点啥,我都像没听见似的,不理睬她。过后才发觉,向她道歉。

老话说:老两口一个是秤杆,一个是秤砣,秤杆离不开秤砣。"老来苦无伴",趁都在,当珍惜共同的时光。

很多老年人都有"朋友圈",万不可像漫画中的老头,热情于千里之外,却冷落了离你最近的人。



荷香沐晓 方忠麟 摄

时尚

七夕会

老爷叔的"做派"

烁渊

坐上网约车,都是冥冥之中的"约会"。这位驾驶员是"老上海",光头加墨镜,搁在耳朵上的眼镜脚,是红颜色的;耳朵里,塞着白色蓝牙耳机,蛮有"腔调"的。嘴唇下的"一撮毛",很少见,看得出是这位老兄精心"养护"的。别出心裁,又时尚,灵光!

更加新奇的是,他身边放了一瓶有喷嘴的酒精与空气清新剂。他说,凡有从医院里出来的乘客,或者去医院的乘客,下车后他都要用酒精喷一喷车门拉手与座位,消消毒。他还有一个规矩,凡下单接客距离超过两百米,一定要把所有车窗打开,换换空气;凡接客距离不足两百米,就不开窗,天太热了,怕热气冲进来,车上的空调来不及降温,客人坐上来"吃不消"。这位老兄蛮谦虚的:"这样做不完全是为乘客,也是为自己。"

网约车驾驶员性格各异。也有"闷格子",开车不说话,或者问一句,答半句。这位老兄喜欢"搭讪",而且蛮要说的。他告诉我,每日只开半天车,中午回家吃饭,睏一觉,下午三四点钟,小菜场兜一圈,买点回来。晚上咪点小老酒,一觉到天亮,早晨出车。上海人称这种生活状态叫:"小乐惠"。

我问他,只开半天车,家里够开销吗?他却是一个贸易公司的员工。企业经营滑坡,发不出工资,领导说等效益上去了再补发。这位老兄找人事经理"谈判",抛出两个要求:一是给予生活补贴;二是核发工龄补偿。他的理由很充分:儿子结婚,花光了家里积蓄。希望公司每月发5000元生活补贴,每个礼拜可以报到一次,什么活都可以做,就算还在上班;否则希望公司作为裁员,按规定25年工龄,补偿25个月工资。他原来月薪1万。第二天,他接到电话,采用他的第一个方案,月发5000元补贴。他还有一年,就要退休了,公司两者相权取其轻。

我不能不对这位老兄刮目相看。企业欠薪,他主动"出击",这是一种精明;抛出两个方案,如愿胜出,既维护了自己权益,又对困境中的企业给予充分体谅,为自己维权适可而止,不失为一种高明之策。

他的车,是前两年在职时买的。有了5000元"托底",开半天车,一个月增收四五千元,他说够了。所以他开车,不是"急吼吼",而是"笃悠悠",还可以开开停停,消消毒,把健康意识、安全理念落实,也是一种文明的自觉。"老上海"做人做事,大都这样精明、高明又文明,渗透睿智与善良;而睿智与善良相融,便孕育素养。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熏染的"嫡传"。

我因为开车开小差,严重违章,驾照被扣留,要去考"交规",通过才能取回。年纪大了,自信不足,一直未去考,所以坐网约车的机会多了一点,"约见"的驾驶员还真不少,像这位老兄的"做派",从未见到过,也算是一个新闻。车到安盛街,下车前我向他跷起大拇指。目送这位老兄的白色轿车离开以后,抬头忽见马路对面一个店招:"老爷叔"。我想,可能这不仅是对这位驾驶员的尊称,也是向这一代"老上海"致敬。